

法国二十世纪 中短篇小说选

上

汪家荣 编选



法国二十世纪中短篇小说选

(上、下册)

汪家荣 编选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875 插页 4 字数 577,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400

统一书号: 10094·539 定价: 4.50 元

法国二十世纪 中短篇小说选

下

江家荣 编选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1〕编者序	汪家荣
〔1〕斯万的爱情	马塞尔·普鲁斯特
	孟湄 译
〔58〕浪子回头	安德烈·纪德
	廖练迪 译
〔82〕母亲大人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汪家荣 译
〔164〕人间过客	朱利安·格林
	庄元泳 译
〔223〕士兵的战争	保尔·瓦扬·古久里
	徐东华 戴豫璋译
〔253〕盲人舞会	保尔·瓦扬·古久里
	武海云 严文魁译
〔284〕伙 伴	路易·吉尤
	史美珍 译
〔327〕大海的女儿	朱尔·许佩维埃尔
	廖练迪 译
〔335〕塞纳河的新鬼	朱尔·许佩维埃尔
	廖练迪 译

- | | | |
|----------------|-----------|---|
| [346] 世态炎凉 | 让·齐奥诺 | |
| | 罗国林 | 译 |
| [356] 田 园 | 让·齐奥诺 | |
| | 罗国林 | 译 |
| [366] 莫桑村的若弗洛瓦 | 让·齐奥诺 | |
| | 罗国林 | 译 |
| [382] 马尔戈的微笑 | 玛格丽特·尤瑟娜尔 | |
| | 廖练迪 | 译 |
| [390] 马尔戈之死 | 玛格丽特·尤瑟娜尔 | |
| | 张迪安 | 译 |
| [395] 死者的乳汁 | 玛格丽特·尤瑟娜尔 | |
| | 汪家荣 | 译 |
| [409] 卧 室 | 让-保尔·萨特 | |
| | 汪家荣 | 译 |
| [445] 一位大师的诞生 | 安德烈·莫鲁瓦 | |
| | 孙桂荣 | 译 |
| [451] 花园别墅 | 安德烈·莫鲁瓦 | |
| | 冯志军 | 译 |
| [454] 考林辛式门廊 | 安德烈·莫鲁瓦 | |
| | 冯志军 | 译 |
| [460] 图法尔案件 | 马塞尔·埃梅 | |
| | 李恒基 | 译 |
| [479] 穿墙过壁 | 马塞尔·埃梅 | |
| | 史美珍 | 译 |
| [490] 谚 语 | 马塞尔·埃梅 | |
| | 史美珍 | 译 |

- 〔506〕 等 待 马塞尔·埃梅
史美珍 译
- 〔526〕 望 星 行 维尔高尔
罗嘉美 徐伟民译
- 〔573〕 致一位人质的信 安东尼·德·圣一
埃克絮佩利
桂来强 译
程学新 校
- 〔597〕 年 轻 人 路易·阿拉贡
汪家荣 译
- 〔633〕 阿维尼翁的情侣 艾尔莎·特里奥莱
吴建民 译
- 〔706〕 第一个窟窿赔偿二百法郎
艾尔莎·特里奥莱
吴玲玲 夏忠爱译
- 〔739〕 琪 琪 高莱特
丁雪英 童佩智 译
- 〔796〕 略论法国二十世纪中、短篇小说
〔法〕米歇尔·戈蒂埃达莱文著文
• 鲍 刚 译

斯万的爱情



魏图林夫人当众宣布：今晚斯万先生将光临沙龙。

“斯万？”高塔尔医生惊叫起来，此人自以为料事如神，然而，每当听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消息，他比谁都容易大惊小怪。看到没有人理会自己，他感到更加惶惑：“斯万？斯万是谁？”

“不就是奥岱特跟我们谈起过的那位朋友吗？”魏图林夫人这么一说，医生的心才平静了下来，语气也缓和了：“噢，不错，不错。那好嘛！”

至于画家，他倒为斯万能来参加魏图林家的活动感到高兴，因为在他的想象中，斯万已经堕入了奥岱特的情网，很想就此玉成其事。“本人最高兴做的事，莫过于使有情人都成眷属，”他俯在高塔尔医生耳边悄声说，“我已经帮了好几对罗。”

奥岱特早先曾对魏图林夫妇说斯万长得仪表堂堂，这使他们一度担心斯万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事实恰恰相反，斯万给他们的印象

马塞尔·普鲁斯特

孟渭译

极佳，他们没有想到，他经常出入上流社会，乃是造成这种印象的一个间接原因。斯万作为社交界的一个常客，比起那些门外汉来，哪怕他们再聪明机灵，也有略胜一筹之处：那就是他对这种场合已不再抱有迫切的欲望或臆想的恐惧，已不再把它想得神乎其神，而是看得不过尔尔。他举止可敬，丝毫不时髦风，又无心去献媚奉承，形成了一种独往独来的风度，就象有的人那样，每一个动作都做得恰如其分，表现得落落大方，丝毫没有有什么鲁莽甚至笨拙的举动。只是在社交界人士，逢到别人向他介绍一位陌生的年轻人时，他便高雅地向对方伸出手去，当拜会的是一位大使的时候，则会矜持地躬一躬身，这种体操般的基本动作，已经成了斯万固有的社交礼仪，而他自己却丝毫没有察觉。遇到魏图林夫妇及其朋友这类地位比他低的人，他总是表现得十分殷勤，迎上前去与他们握手。在魏图林他们眼里，一个使人讨厌的家伙是不会这样做的。斯万只是对高塔尔医生有过片刻的冷淡，因为在彼此还没有说话之前，医生竟向他挤挤眼（想用这种眼神“召其前来”），莫名其妙地向他微笑，斯万以为医生大概在哪个娱乐场所见过他，而他是难得去的，更谈不上纸醉金迷的浪荡日子了。但他觉得这种暗示很不雅观，尤其奥岱特在场，焉知不使她产生反感？于是板起一副冷冰冰的面孔，等他得知站在身旁的一位太太就是医生的夫人时，便想道：一位这样年轻的丈夫，还不至于当着自己夫人的面同别人挤眉弄眼，回来再看医生那会心的神情，也就不觉得含有他所担心的那层意思了。画家很快就提出请斯万和奥岱特去他的画室，斯万感到他很热情。

“哟，您比我要得宠多了，”魏图林夫人说，话里假装带着几分妒意，“画家也许会给您看高塔尔的画像（那是她向画

家订的)，毕石先生，”她朝着画家说，把画家称作“先生”，是她开玩笑的说法，“您要好好想想如何画出他那美妙的眼神和细腻、逗人的眼角。您知道，我想得到的是他的微笑，我要求于您的，就是画出他的微笑。”她认为自己说得很巧妙，便提高嗓门，把这句话又说了一遍，好让更多的客人听见，巴不得他们中间有人能找个什么理由，凑到她的跟前。

斯万请主人给他介绍在场的各位来宾，包括魏图林夫妇的一位老朋友萨涅特。此人是位学识渊博的档案官，家财万贯，门第高贵，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因为这是个畏首畏尾、十分憨厚而不拘礼节的人。他说话时嘴里好象含着什么东西，所有的辅音都发不好，似乎非要下狠心才能发得出，而他又不肯下这番狠心，但他说话的声音颇能讨人喜欢，听的人非但不觉得这是个缺陷，反而感到他有一颗未泯的童心。斯万请魏图林夫人把他介绍给萨涅特，这种说法使人感到他把彼此的地位颠倒了，（因而魏图林夫人回答时特意在语气上把差别强调出来：

“斯万先生，请赏个脸，我把萨涅特先生给您介绍一下。”）这个表示激起了萨涅特对斯万的强烈好感，魏图林夫妇对萨涅特从未有过这种表示，因为他们很讨厌他，根本不想给他介绍朋友。斯万又表示想要马上认识一下钢琴家的姑母，为此，魏图林夫妇感动不已。姑母和往常一样，身穿黑色长裙，她认为黑色在无论什么场合都很合适，没有比黑色更高雅的了。她的脸色红润，象刚刚吃完饭似的。她对斯万恭恭敬敬地施了礼，然后又神气十足地挺起身子。由于没有受过教育，深怕讲话时出错，她故意把音发得很含混，以为这样一来即使说错了，也可以凑合过去，让人发觉不了。于是她支支吾吾，偶而才让人听出几个自己比较有把握的词。斯万以为不妨取笑她一下，便对

魏图林先生指了出来，没想到魏图林先生竟有些不快。

“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人哪！”他回答说。“我赞成您的看法，她不算出类拔萃。但是您若能与她单独交谈，准会发现她是很有风趣的。”

“这我也相信。”斯万赶忙退让，“我想说她算不上是‘出类拔萃’，”他又补充了一句，特别着重“出类拔萃”这个形容词，“其实，这是我对她的一种赞誉。”

“您要知道，”魏图林先生又说，“我又要叫您吃惊了，她的文笔真是优美动人。她的内侄您从来没听人谈起过吧？相当了不起——医生，您说是吗？斯万先生，要不要我去请他演奏一段？”

“那真是荣……”斯万的这句话刚开头，就停住了，他发现医生脸上流露出一股嘲弄的神色。医生早就认为，说话夸大其辞，故作庄重，已经不时兴了。因此，每当听到有人一本正经地使用一个过分的字眼，比如说“荣幸”之类的词时，他便觉得说话的人俗不可耐，更何况这个庄重的词竟用在被他看作陈词滥调的句子中。因此，斯万刚一开口，医生就断定他的话十分可笑，无非是些俗套，于是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殊不知斯万压根儿没这样想。

“荣耀法国啊！”他调皮地喊着，故意举起两臂，做了个夸张的姿势。

魏图林先生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们这些家伙在笑什么呢？看来你们那边没什么伤心事儿吧。”魏图林夫人叫喊着，“你们以为我一个人呆在这儿受罪，倒开心？”她象个赌气的孩子，含嗔带怨地说。

魏图林夫人坐在一张上蜡的瑞典式杉木高椅上。这是一位

瑞典小提琴家送的礼物，她把它放在客厅里，尽管椅子的形状象只板凳，与那些古色古香的家具不大协调。她对忠实的朋友给她送礼已经习以为常，她总是把这些礼品放在客厅显眼的位置，好让送礼的人光临时看了高兴。虽然她一再说，以后以送鲜花和糖果为限，但她的话没有效验，朋友们继续馈赠她各式各样的礼品，使她家里堆积了成套的脚炉、靠垫、时钟、屏风、温度计和瓷瓶。

她坐在那儿，居高临下，兴致勃勃地参与朋友们的谈话，拿他们的“笑话”开心；然而，自从下巴笑脱过一次之后，她便不再那样格格大笑了，而是装出另一副模样，笑得很得体，这样做对她来说既不费劲，也没危险，看上去还好象笑出了眼泪。只要有位来宾提到某个讨厌的人，或者说起某个讨厌鬼，尽管那人曾是这里的挚友，她也会发出一声尖叫，立即闭起眼睛，把脸埋在手心，让人什么也看不见，仿佛为了回避一个难堪的场面或者躲开一个致命的危险，她竭力克制，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仿佛如果纵情大笑，就会笑昏过去似的。这一点使魏图林先生十分不快。因为他一直认为他象夫人一样地和蔼可亲，可是每当她笑起来，就喘不过气，因而比起夫人那种做作的，吟吟不停的情笑，只有自愧不如，甘拜下风。魏图林夫人看到朋友们很快乐，简直高兴得神魂颠倒了。那充满友情的气氛，客人的谈论和赞誉，使她深深陶醉。她活似一只停歇在树梢的小鸟，吃了泡在热酒里的饼子，嗝声嗝气地哭泣起来。

魏图林先生请斯万允许他抽烟斗（“这儿都是朋友，不必拘束”），然后便请年轻的钢琴家开始演奏。

“算了，你别去打扰他，他不是到这儿来受折磨的，”魏图林夫人说，“我可不愿意你们折磨他。”

“你怎么知道这会使他不高兴呢？”魏图林先生说，“斯万先生也许没听过F大调奏鸣曲，这可是我们的一大发现。他可以给我们弹一段用这个奏鸣曲改编的钢琴曲。”

“噢！不！不要听那首奏鸣曲。”魏图林夫人喊了起来，“我可不愿象上次似的，因为哭得太伤心，又是闹鼻炎，又是面部神经疼。谢谢你的这番好意，我可不希望再受一次罪。你们倒好，反正在床上躺一个星期的，不是你们。”

每次钢琴家要演奏的时候，她总要这么表演一番，以取悦来宾，好象每次都很新鲜——客人们把这看做是女主人特有的魅力和她对音乐的敏感。于是，在她近旁的人便招呼在远处抽烟打牌的来宾靠近过来，使大家意识到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喊着：“注意听！注意听！”那情景颇象德国议会进行到了某个有趣的时刻。第二天，有人便对前一天没有去沙龙的人说，昨天的场面比以往更引人入胜。

“那么，咱们先说好，让他只弹行板。”魏图林先生说。

“只弹行板？你想得倒真不错！”魏图林夫人叫嚷起来，“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那段行板。你这位主人真了不起，好比说‘第九’（贝多芬《第九交响乐》）只听个尾声，或者说《大师》（瓦格纳《歌唱大师》）只听段序曲。”

然而，医生却催促魏图林夫人让钢琴家开始演奏。这并非因为他不相信音乐会是她神情激动（他承认有些人神经比较脆弱），而是因为他和许多医生一样，有一种习惯：每逢有社交活动，而活动的主角又是他们的病人时，他们总认为这种场合至为重要，于是不再把自己对病人的诊断看得那么严重，而且还建议病人在这样的时刻忘掉他的消化不良或感冒。

“这回您不会病的，不信等着瞧。”他一边说，一边向她

使了个眼色，“如果真的病了，我们会照料您的。”

“真的吗？”魏图林夫人问，由于眼看有了下台阶的希望，她也只得妥协了。或许由于她一再说自己会病倒，有时连自己也忘了这是个谎话，当真把自己看成一个病人了。当然要做这一点可使她伤透了脑筋，况且并不总能装得很象，因此这样的人对这一套连自己也早已厌倦，可是他们宁肯让自己相信，谁要是有一本事能用一句话或一颗药，使他们立即恢复健康，他们会心甘情愿地任其摆布，至于别人做的事使他们高兴还是对他们不利，那就无所谓了。

奥岱特走到钢琴旁边的一只绒绣沙发上坐了下来。

“您瞧，我就坐在这儿好了。”她对魏图林夫人说。

魏图林夫人看见斯万坐在一张椅子上，便请他起来：

“您坐在这儿多不好，还是坐到奥岱特旁边去吧。奥岱特，您说好吗？您能给斯万先生让个座吗？”

“多漂亮的波微^①绒绣！”斯万竭力表现得很殷勤，他说着，便坐了下来。

“啊，您这样赞赏，我真高兴。”魏图林夫人回答。“不瞒您说，如果您想买这样漂亮的绒绣，那就趁早打消这个念头。这家工厂后来就做不出这么好的产品了。我的那些小座椅也都可以算作艺术珍品了。您应当仔细瞧瞧。每件青铜雕刻都作为一种象征同画在座椅上的故事相协调。您知道，如果您愿意观赏，那可有意思呢！准保您能消磨一段愉快的时光。喏，您只要瞧一下椅子沿的帷边，那红底上的葡萄多可爱，是取材

^①法国瓦兹省省城，历史悠久。波微绒绣厂建于1664年，享有盛名。（译者注）

于《熊与葡萄》的故事。您说是画上去的吗？我相信这家厂的工人有绘画天才。这葡萄真馋人，是吗？我丈夫说我不喜欢吃水果，因为我比他吃得少，其实不然，应该说在吃的方面，我比你们所有的人都在行，我用不着放进嘴里，光用眼睛就能享用。你们都笑什么？问医生好了，他会告诉你们葡萄对我是清肠的。有人喜欢畅饮枫丹白露的白葡萄酒，而我呢，我欢喜拿波微的绒绣来饱眼福。斯万先生，您离开那座椅之前可要摸一下座椅背后的青铜雕刻。摸着是不是很舒服？不，要用整只手去摸，好好摸一下。”

“啊，要是魏图林夫人抚摸起她的青铜雕刻来，今晚咱们就别听音乐了。”画家说。

“住嘴！真讨厌！实际上，”她边说，边转向斯万，“有些东西远不如抚摸青铜雕刻富有肉感，可是男人竟不让我们女人去碰！但是，没有任何肉体能和这个相比。我真三生有幸，魏图林先生还为此妒嫉呢。”

“哦！至少你要放礼貌些，不要说你从来没有……”

“可我什么也没说啊。那好吧，医生，我请您作证，我说了什么没有？”

斯万出于礼貌，用手轻轻抚摸着青铜雕刻，不好意思马上放开。

“好了，您以后再欣赏这些玩意儿吧。现在该由您的耳朵来欣赏了，我想您会高兴的。那么，就请这位年轻人开始吧。”

钢琴家演奏完毕，斯万对他比对在场的任何人表现得更为亲热。原因是这样的：

去年，他在一次晚会上听过一段音乐，是用钢琴和小提琴演奏的。开始，他只是品味乐器发出的种种音响；他听见小提

琴用它那纤细、柔韧、深沉的声音引来钢琴的协奏，钢琴奏出的各色音响，浑然一体，舒展流畅，宛似陶醉在月光下的淡紫色的沉静的大海。突然，各色音响互相撞击，仿佛海浪骤然掀起了浪花，发出喧嚣的水声。听到这儿，斯万已十分惬意了。但是，一瞬间，他蓦地被什么迷住了，却又不能明辨出使他着迷的到底是什么，他凝神细听，究竟是乐句还是和弦都不易判明，它象行云流水，打开了他的心扉，似傍晚清润的空气，飘逸着玫瑰的芬芳，使人禁不住要深深地吸上几口。或许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乐曲，才会有这种朦胧的感受，纯粹音乐的、宽广无垠的、全然独特的感受，它和其他任何感受都不同。这一瞬间的感受可以说是虚无缥缈的。这时我们听到的音符，仿佛凭着它的音高和时值，努力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万千景象，勾画出条条曲线，给我们以广袤、细微、静止、变幻的感觉。然而，往往是当音符消逝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那些感觉还没有完全形成，后继的音符或与它同时生现的音符形成的其他感觉就把原先的感觉淹没了。乐曲的旋律仍然在这飘忽朦胧的感觉中时隐时现，令人几乎难以察觉，我们只能从自己奇异的快感中感受到，但却无法描绘，无法记忆，无法唤出，无法言喻。即使人的记忆就象一个工人力图在滔滔海浪中建设一个稳固的地基一样，把这些转瞬即逝的乐句摹刻下来，我们也无法把它与后面的乐句加以比较和区别。斯万领略着那个美妙的感受，不等它消失，一个当场记录下来的曲谱已在他的脑子里大体形成。乐曲还在继续，而斯万的心神却停止在那张曲谱上，以至当那个美妙的感受突然再次到来时，他已经能把乐句抓住了。根据乐句，斯万去构想曲调的音域，对称的组合，音符的标记，以及乐曲的表现力。这时他眼前已不是纯粹的音乐，而是有图画、

有建筑，也有思想，这些都使音乐难以忘却。现在，他听得很清楚，有一段乐句霎时间从音波中凌空而起，腾跃升华，在他心里激起一种奇妙的快感，那是他从未体验过的，他觉得任何其他乐句都不会给他这种感受，因而他对这个乐句产生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喜爱。

乐句悠悠缓缓，带着斯万朝着幸福走去，那幸福是崇高而且不可理喻的，但又是那么明确的；乐句把斯万一会儿带到这里，一会儿带到那里，一会儿又带向其他地方；当它到达一地，斯万正准备跟去时，它却戛然而止，沉寂片刻后，又猛地变换方向，开始新的、更快的行进。它迈着细碎的脚步，带着忧郁的神色，不停顿地、轻盈地走着，把他引到新的境界，随即便消失了。斯万热切地祈愿它能第三次再现。它果然又出现了，但是并没有更清楚地向斯万表明什么，甚至给他的快感也不如以前了。斯万回到家里，感到自己迫切需要它。仿佛在生活中偶尔看到一位过路的女人，使他产生了一种崭新的美的形象，使他的感受有了新的意趣，而他却不知道是否能重见这位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女人。

斯万酷爱乐曲中的这一乐句，这种感情有时甚至使他觉得自己也许会恢复已经逝去的青春。已经有好久了，他不再让自己去追求理想的生活，而是限制在追求日常生活的满足之上。他认为这种状况直到他死也不会改变了，虽然他并未对自己这样明确说过；更何况，他已感觉不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还有什么崇高的思想，因而也不再相信这样的思想是否真正存在，但是他又不能完全否认它们。他习惯于蜷缩在无意义的思想中，从不探索任何事物的究竟，也不考虑该不该去社交界，相反，他确信如果接受邀请，就应当按时赴约，假如不打算再次

去拜会，也该给人留下自己的名片。他与人交谈时，竭力不谈自己对某种事的真实看法，而是仅提供一些本身具有一定意义，但不必使自己表态的细节。他能十分精确地说出一份菜谱或一位作家的生卒年月及其作品名称。尽管如此，他有时还是忍不住要对某一作品或某种人生观发表一通见解，但语气中往往带点嘲讽的味道，显出自己并不完全赞同自己所说的观点。然而，对于某些常年缠绵病榻的人来说，一个新的环境，一种与往常不同的饮食制度，或者有时发自他们内心的神秘变化，都会使他们觉得自己的病痛减轻了，因而去想往他们从来不敢想往的机缘：在生命的暮年开始崭新的生活。斯万似乎和他们一样。以前，他已经不再相信会有这种机缘，但是，每逢他回忆起自己听过的那个乐句，或者请人演奏某些奏鸣曲，试图能在其中找到这个乐句时，他发现自己内心也隐藏着一个开始新生活的希冀，仿佛音乐在他旱涸的、痛苦的心田上发生了特别的作用，使他又萌发了新的欲望，甚至产生了新的力量——他要为那个新生活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当时未能了解到这是谁的作品，因而无从找到这个乐句，后来便置之脑后了。就在那个星期，他恰好遇见几位那天也参加晚会的朋友，向他们讯问了那个乐句，可惜有的在演奏之后才到，有的在演奏之前就已离开，虽然有几位演奏时在场，但却在别的客厅里闲谈，还有几位当时听了演奏，然而并不比闲谈的人多听进什么。至于东道主，他们只知道这是一首新曲子，是他们请来的艺术家主动演奏的节目，而此刻艺术家们又正在外地巡回演出。斯万没有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有不少朋友是音乐家，但他只能回想起那个乐句传授给他的那种独特而又无法形容的乐趣，只能看到乐曲勾画出的图面，却不能给朋友们哼出来。以后，他也就不再